

顏習齋与李恕谷

楊培之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顏習齋与李恕谷

楊培之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年·武汉

內 容 提 要

顏習齋和李恕谷是中國十七世紀進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們在政治上提出了“垦荒、均田、兴修水利”以及“薄稅”的主張；在哲学上極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主客觀唯心主义，提出了“理(精神)在气(物質)上”、“理在事中”、“舍形則無性”的朴素唯物主义見解；在教育上主張“学以致用”，強調習行、实践，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顏李學說在清初學術思想界占着顯著的地位，是具有人民性和進步性的。本書系統地介紹了顏李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可供研究哲学史和教育史的參考。

顏習齋与李恕谷

楊 培 之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開·9 3/8印張·2插頁·180,000字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0

統一書號：11106·17

前 言

远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初次受到顏李教育學說的影响，当时曾毫無批判地贊佩他們所提倡的“躬行實踐”的教育主張。後來在大学讀書时，曾假課外時間，以“顏李學派”為題，对習齋、恕谷的學術思想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但因受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的限制，內容錯誤和不够妥當的地方很多。後來終日為生活忙迫，也就未再進一步去作研究。

解放后，經過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社会主义覺悟初步有所提高，特别是通过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學術思想的學習，逐漸明确在科学研究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想界限。我便遵循毛主席关于处理祖國古代文化遺產的指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新民主主义論”，見“毛澤东選集”第二卷，頁六七九，一九五二年人民出版社版），依据自己过去所掌握的材料，又重新閱讀了顏李的代表著作（“叢輔叢書”本），把顏李學術思想作为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个組成部分，進一步作了一些研究分析和整理工作，抽暇寫成了這本書。不过由于个人思想認識和科学水平的限制，錯誤的地方在所难免，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于河南師專



顏 元 (顏 習 齋)



李 恕 谷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顏習齋和李恕谷的生平	1
第一節 顏習齋的生平	1
第二節 李恕谷的生平	8
第二章 顏李思想產生的社会根源	15
第一節 顏李思想產生的时代背景	15
第二節 顏李思想產生的階級基礎	35
第三章 顏李的政治思想	63
第一節 政治理想和施政綱領	63
第二節 实行均田，解决土地問題	66
第三節 減輕賦稅，反对殘酷剝削	72
第四節 兵農合一，強化國家机器	76
第五節 恢复“封建”，加强地方职权	80
第六節 嚴刑峻法，維護封建秩序	88
第四章 顏李的哲学思想	92
第一節 “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的朴素唯物論 世界觀	92
第二節 知識起源于習行的認識論	102
第五章 顏李的心性學說	121
第一節 “舍形則無性”的唯物观点与“形”“性”的辯証	

关系	121
第二節 人性是善的，性惡由于“引蔽習染”	125
第三節 “性有差等”的个性論	139
第六章 顏李的教育學說	145
第一節 教育与政治經濟的关系	145
第二節 教育的目的	150
第三節 教育的内容	170
第四節 教育的方法	200
第七章 顏李思想的學術淵源及其傳布	243
第一節 習齋思想与王陽明學說	243
第二節 習齋思想与孙夏峰學說	258
第三節 習齋思想与陸桴亭學說	262
第四節 恕谷思想的學術淵源	270
第五節 顏李思想的傳布	278
第八章 顏李思想的歷史評價	287

第一章

顏習齋和李恕谷的生平

顏習齋是我國十七世紀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愛國的教育家，習齋的學生李恕谷是他的學說的宣傳者和繼承者，所以後來稱之為“顏李學派”。現在先把他倆的生平介紹如下。

第一節 顏習齋的生平

顏習齋名元，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他生于明崇禎八年，死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共活了七十歲（公元1635—1704）。

他父親名叫顏昶，本是直隸（今河北省）博野縣北楊村人，幼年因家貧到蠡縣劉村朱九祚家為養子，遂改姓朱。昶形貌豐厚，性情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他在朱家除耕田灌園之外，尤擅長植樹。但因不為朱九祚所喜歡，氣憤之余，有意逃遁。當時聽說清兵入關好挾人，便想隨之而去。崇禎十一年（1638）冬清兵入關，竄擾京畿，他便自動隨清兵去關東，時年僅二十二歲（習齋時僅四歲）。他到沈陽後，曾由清兵鑲白旗董千總給了些錢開了一個糖果鋪，先後又要

妻王氏及妾刘氏，生过两个女兒。昶曾想返里省親，終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1672)病死关外。習齋生母王氏因他父親去关外毫無音訊，也便于習齋十二歲时改嫁到蠡縣随东村。自此習齋便在朱家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習齋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軒，明末清初曾在地方当过小官吏。崇禎十二年(1639)九祚曾当过兵备道稟事官，習齋便随他移居蠡縣城內。当时農民起义事件蜂起，加之清兵不时入关侵擾，已經动搖了大明皇朝的封建統治。他主張“編各州縣富民子弟”，建立地主武裝，如此就可“有不費粮餉、不事招募、可战而不可逃之兵数万，居則八府無警，出則兩难可平”，較之“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粮，出則搶掠，战則奔逃”要好得多（引文見“習齋記余”，卷一〇，頁二一“巡捕朱公行实”）。明末，九祚曾向明朝統治者告發以九門教为号召、領導燕薊農民反对封建統治的領袖高应賢，以其“伪封刘福山等为國公，会謀不軌”的罪名逮捕誅殺。甲申(1644)闖王進京，崇禎皇帝自殺，地方秩序大乱，他曾聯絡地方士紳，組織地主武裝，鎮压过農民起义的隊伍，并“捕斬渠魁王三好”，致使“脅从者皆鳥獸散”。清順治四年(1647)，蠡縣生員蔣尔恂，系明戶部蔣范化之子，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率众入城殺死漢奸知縣孔养秀，称大明中兴元年。但朱九祚并未参加“反清复明”的隊伍，相反地却“率众守里”來对抗蔣尔恂所領導的人民群众的反清愛國行动，并曾携帶習齋逃往博野，等蔣尔恂“东略河間，众敗遁去”才又回來。因为他“偕众守蠡城及刘村有功”，結果清朝統治者的爪牙“駐蠡姬兵备”下

車伊始，就委派他担任“巡捕官”，帮助統治漢族人民，他这种喪失民族气節的政治行为，早年当給習齋以不良影响。后来由于民族压迫的日益殘酷，他也曾表現了一些正义感。那就是“順治初，刘里被圈，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众，”他甚以为憂，曾“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于縣府”。韓本应斬死，但遇赦免，不过以后不敢再肆虐鄉里，刘村“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以維持最低生活。順治七、八年間，由于清朝統治者殘酷鎮压漢族人民，地方秩序大致“安定”，省南道裁撤，他才謝任。接着因为他被人控告，曾一度逃遁，致使習齋被系訊一次。等訟案完了，家產日落，在城內居住用費較大，不能支撐，便返鄉居住。晚歲近二十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讀是事，不与世局”（同上，頁二二），生活用費尽由習齋負責。

習齋五歲随养祖父迁居蠡城，次年为崇禎十三年，各地灾荒嚴重，他曾听說有“人吃人”的現象。八歲就學于吳洞云，吳老师能騎射劍戟，目睹明季國事日非，曾潛心百戰神机，并參以己意，撰寫“攻戰守事宜”兩册，惟当时沒有被見用于世，便隱居行医。另外，吳老师还長于術数，（卜筮），能以“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之理，推測人事吉凶，且多“奇中”。这对習齋兒童时代的學習和思想有着極大的影响。十歲时經歷闖王李自成進占北京、崇禎皇帝自殺与清兵入关建立清帝國等重大政治事件。習齋因在城中居住，受神怪、荒誕的落后思想影响，曾看“寇氏丹法”，学神仙導引術。十五歲虽和蠡縣道标巡捕官張宏文之养女結婚，也不和妻子接近，并受城市生活腐

蝕，習染輕薄，行為放蕩。十九歲從賈端惠老師學習後，因為教誨嚴格，始力改前非，習染頓洗，並知學仙狂妄荒誕，便折節為學。他從十一歲起開始學時文八股，到十九歲雖因養祖父訟案被系訊，但亦不因患難亂其學，未幾就中了秀才。後以閱讀“資治通鑑”（司馬光撰），研究國家興衰之迹，生民休戚之事，廢寢忘食，遂棄舉業，雖亦曾入文社，應歲試，僅為取悅老親而已。

習齋二十歲時，因訟後家落，不能維持生活用費，又因在城與當時官僚士子應酬往來，參與“招筵搏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就勸養祖父回鄉居住。習齋返鄉後負責家庭生活用費，親身“耕田灌園”，“勞苦淬礪”，生活十分艱苦，“初食獨糲如蒺藜，後甘之，體益丰，見者不以為貧也”（“習齋年譜”，卷上，頁五）。又以家貧，為了贍養老親，曾學作醫生，為人治病。

習齋二十四歲開設家塾，教授生徒，把他住的地方叫做思古齋，自號思古人。這時，他的政治思想業已初步成熟，曾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說：“為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他主張恢復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和兵農合一的軍事制度，以求民物各得其所，企圖建立一個富強的封建帝國。

習齋二十三歲時就很喜好七家兵書，並學技擊之術，研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他鑒於宋儒不知兵法，終至“屈于遼夏，辱于金元”，因而他就遠邁宋儒，直追三代，願學經世致用之學。後因他的學生彭好古的父親彭通（號雪翁）曾往

來明末理學家孫征君（夏峰）、刁文孝（蒙古）之間，獲知理學要旨及孫、刁行迹。得讀“陸王要語”等書，因而深喜陸象山、王陽明學說。未几又讀“性理大全”等書，得知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兩弟兄）、張（橫渠）、朱（熹）論學要旨，篤信甚堅，屹然以道自任，期能“主敬”，“存誠”，雖然“躬稼胼胝”，也要“乘閑靜坐”，虽遭別人譏笑，他也置之不顧。

習齋听說王法乾（名養粹，蠡縣北泗村人）篤信程朱學說，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于井，居必衣冠，率家众朔望拜祖”，別人謂其瘋癲，他則“馳書獎之”，并往拜訪；且說：“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二人結為學友，自三十歲起，共立日記，凡言之得失，意念之欺慊，逐時自行勘注；并約定十日一会，相互劝善規过，辨學議政。

習齋養祖母劉氏因不生育，朱翁另娶側室楊氏生子晃，小子習齋十歲。之后他們對習齋日有閑言，且欲讒害他。他便和養祖母劉氏別居东舍，田產尽讓与晃，但孝愈篤，事養祖父如常。后以養祖母劉氏病故，他因尽“愚孝”，哀毀过甚，連病帶餓，几乎致死。有一朱姓老翁可憐他，私自告訴他非朱姓子，習齋大为詫异，等問嫁母后，才信以為真。当时因其叔晃曾唆使朱翁驅逐他，他便自買房宅于随东村居住。等養祖父死后，他便回博野縣北楊村，复姓顏，教授顏族子弟，時年三十九歲。

習齋三十四歲居養祖母喪，恪遵朱子家禮，連病帶餓，几乎致死，根据親身體驗，覺其不合情理，又校以古禮，發現家禮任意刪削，不当之处甚多，因而學術思想發生根本轉

变。他認識到，“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乃是正学，而“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为禪学俗学所浸淫”，不是为学“正务”（“習齋年譜”，卷上，頁二四）。次年便著“存性”、“存学”兩編。“存性編”根据孟子性善学說，指斥宋儒所說氣質不善之謬，他認為氣質清濁厚薄，万有不同，总归一善，至于惡則由于后起之“引蔽習染”。“存学編”則說：“学者，士之事也，学为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六行、六藝，孔門教人以礼乐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才是正学，不当徒事講讀。并說：“講亦学习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盖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为之則为浮学，靜坐則是禪学。”这时他的學術思想業已成熟，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四十八歲时又著“喚迷途”，后改名“存人編”，根据其早年著作“存治編”中“靖异端”要旨，召喚尋常僧道、參禪悟道僧道、番僧、惑于佛老二氏之儒以及各色邪教徒众，改邪归正，遵从儒道。“存治”、“存学”、“存人”、“存性”总名“四存編”。

習齋三十五歲學術思想轉变后，体会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習”，故改“思古齋”为“習齋”，这便是習齋一号的由來。他的学生鍾陵曾說：“齋以習名者何？藥世也。藥世者何？世儒口头見道，筆头見道，顏子矯枉救失，遵‘論語’开章之义，尙習行也。”（鍾陵：“習齋記余叙”）自此他教授門徒，都要学习礼乐書数，研究兵農水火諸学。

習齋归宗后，五十歲时，曾赴关东尋父，歷經二年，备尝艰苦，时父已歿，葬沈陽附近韓英屯，招魂奉主親自御車而归。

習齋愛國思想強烈，對於明末清初的世風士習，極為不滿。他除早年在“存治編”中闡發“不法先王為苟道”的理論以外，又曾探討明朝政治制度的得失，就其可因可革者輯為“會典大政記”，并說：“如有用我，舉而錯（措）之耳！”然又因民族氣節所關，甘心學習長沮、桀溺二人之行，高隱不仕，雖有令長及大吏數次旌表其德行，或親往拜請，并有勸其出來做官者，他都笑而不答。但他思想也很矛盾，因為他既有“兼善天下”的志願，就不能確認‘窮則獨善’一句的道理（“習齋年譜”，卷下，頁四五，時年已六十八歲）。習齋愈到晚年，用世之志愈為殷切。如他曾說：“蒼生休戚，聖道明晦，實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習齋年譜”，卷下，頁一七）故五十七歲時，遂南游中州，歷時八個月，走了二千餘里，拜訪河南諸儒，與之論學辨道，宣傳其注重實學、實習的教育主張，并曾在開封設置臨時的醫卜處所，結識豪俠之士，信從者甚眾。六十二歲，當肥鄉郝公函（文燦）三次禮聘之後，始往主持漳南書院，為之厘訂各種規章制度，規模甚為宏偉，計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學者數十人，着重教授六藝。後以漳水氾濫成災，書院堂舍悉被淹沒，迫不得已，只好告辭歸里，鄉居八年而卒。死前曾對他的學生們說：“天下事尚可为，若等當積學待用。”把他的理想的實現，寄托在子弟們身上。恕谷等遵照他的遺囑，把習齋學舍改稱“道傳祠”，并加修葺，作為門人學習“聖道”之所。

習齋著述除“四存編”外，尚有“習齋記余”（十卷），鍾鏗所輯“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二卷），“辟異錄”（二卷），

“四書正誤”（四卷），“朱子語類評”（一卷），“禮文手鈔”（五卷）。生平事迹都記載在李塉、王源纂輯的“顏習齋先生年譜”（二卷）內。今存者有定州王灝所刊“畿輔叢書”中的“顏李遺書”及北京四存學會所印“顏李叢書”兩種。

第二節 李恕谷的生平

李塉，字剛主，號恕谷。他的名號都有一定的意義。按照他父親的意見，塉從“土”從“恭”，是“恭欲其謙，土欲其實”的意思。他在三十歲時，曾時時以儒家之“仁”存心，但感到“仁道大，求之惟恕”，而“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長而通，似恕”，因而自號恕谷，以立志自勉。

恕谷家住直隸省（今河北省）蠡縣西曹家叢村。他生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死於雍正十一年（1733），共活了七十五歲。

恕谷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中。他父親名明性，字洞初，別號晦夫，以孝聞名，世稱孝愨先生。他的生母是明朝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斌之女。“每念昔日家門之盛，先朝寬巨之恩，未嘗不流涕也。”（“恕谷后集”，卷八，頁六，“待贈太孺人顯妣馬太君行述”）明末由於政治極為腐敗，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生活無法維持，起義隊伍到處蜂起。他的祖父素先公會因“世亂”“出家贊助里中貧乏，勸勿為盜”，致“人德而從之”，“他寇至，輒抽矢標其間曰：‘李公長者無犯。’”他父親也以“負勇略，悲世難”，曾“與鄉眾均守望，儲糧械，時時命中”，“村外鳴鑼如飢鴉”，來阻擋農民起義的隊伍。

恕谷父親孝慤先生為明季諸生，但“年甫壯”，就“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甲申之變後，清帝國建立，他就高隱治學，“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為樞”，并名其齋曰“主一”。這正是他不滿意於異族統治、保持民族氣節的具體表現。他反對信佛，“終身未嘗履梵寺”。“晚年慎獨修身之功益密，而不為世之表暴於外者”，所以“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因其有學行，習齋曾以父道事之。清兵入侵，也使他的家庭破落，雖然“家素饒”，惟“經滄桑變，田被圈”，加以“兄弟多故，絀于用，至難堪”，但“與人言，絕口不道貧”。（以上引文均見“恕谷年譜”卷一，頁二五至二六）

恕谷出生於蠡縣城內，青少年時代也都是生活在城內。他自幼隨其父親求學，亦以躬行為主。二十一歲始從習齋游，深以六藝為是，遂棄八股，專尊正學，并仿習齋立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絕不文飾自己的過失。習齋并勉勵他說：“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恕谷年譜”卷一，頁八）恕谷感動得落下淚來，因而經世濟民之志益為堅定。

恕谷家庭因清朝統治者圈占田畝，加上他的叔叔、哥哥相繼逝世，家庭經濟狀況就很困難，“費出不給，產日落”，仰事俯畜的責任就落在他的身上。自二十一歲起他就擔負教育他弟弟們的責任，二十二歲起以“力田不足養親”，又“兼習醫賣藥”，這樣他既要“教弟”，還要“務農”（照料農業生產）、“行醫”，忙迫得不亦樂乎。二十五歲時，當他父逝世後，還有一些債務讓其負責歸還。他曾說：“家眾嗷嗷，古人八口百畝，今口